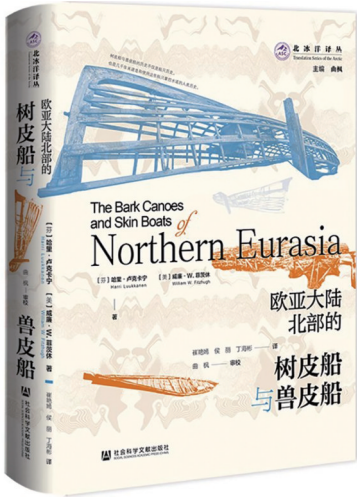


兽皮船，树皮船，你了解吗？



记者 吴璇



翻开《欧亚大陆北部的兽皮船和树皮船》这本书，仿佛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与地域的奇妙之旅。从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广袤的西伯利亚，再到我们生活的华夏大地北部，一艘艘兽皮船和树皮船在历史的长河中穿梭，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文化。

有趣的 中国北方皮船

书中有很多关于中国北方皮船历史的描写，其中就包括鄂温克族的桦皮船和赫哲族的兽皮船，它们都有着独特的魅力，非常引人注目。

其中，鄂温克族的桦皮船制作工艺精湛，桦树皮经过巧妙处理后，被制成轻便又耐用的船只。这些船只在他们的渔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他们在河流湖泊中穿梭的得力助手。而赫哲族的兽皮船同样别具一格，其制作传承了古老的技艺，蕴含着民族智慧。

书中提到的这些皮船文化，与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民族生活习性紧密相连。例如，北方寒冷的气候条件使得兽皮船在保暖性能上有独特设计，而丰富的水资源又促使皮船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

同时，皮船文化也是中国文化多元性的生动体现。它们与欧亚大陆北部其他地区的皮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船只的造型、制作工艺到使用习俗等方面，都能找到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痕迹。

一幅皮船文化的画卷

《欧亚大陆北部的兽皮船和树皮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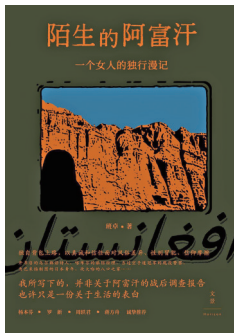
它广泛地涵盖了从北欧到远东地区众多土著文化和民族关于皮船的知识。在内容上，详细阐述了皮船的设计、建造工艺以及使用方式等。从兽皮的处理、树皮的挑选，到船只框架的搭建，每一个步骤都有细致入微的描写。书中运用了大量的考古学证据、历史插图、地图以及民族志和历史文献资料，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皮船文化画卷。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

巧妙整合了多个学科的资源，融合了考古学、民族志学、人类学、历史学、博物馆学、神话学和民俗学、船只建造工程学等多学科知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使其对皮船文化的解读更加深入、准确。

正是有了各学科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共同编织出了一幅完整而绚丽的皮船文化画卷。这种跨学科合作不仅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优秀的范例。它让我们认识到，只有打破学科壁垒，融合各方智慧，才能深入挖掘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让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历史文化重焕光彩。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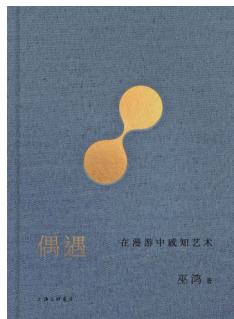


《陌生的阿富汗》

作者：班卓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对很多人来说，阿富汗只是新闻里那个与战争、贫困、饥荒等字眼挂钩的遥远陌生之地。但在班卓笔下，一个个普通又鲜活的人出现在读者眼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喜悦、哀愁、梦想、困惑，如同你我一样认认真真地度过每一天。



《偶遇》

作者：[美] 巫鸿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从北京到芝加哥再到那不勒斯，在漫游古今艺术中偶遇相似却又不同的人、事、物，感知有血有肉的真实生命。这些因漫游而激发的偶遇和感知，之于巫鸿先生，化作了一种思考和谈论艺术的方法尝试：“漫游、偶遇、感知”。而在“漫游、偶遇、感知”中，每一位读者与真实狭路相逢。



《王氏之死》

作者：[美] 史景迁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利用县官回忆录、地方县志与《聊斋志异》，史景迁还原了17世纪末一个边缘县城的生存样貌。这是一个有关幻想与不安的故事，是对当时的郑城恰如其分的注解。

本报综合

精彩书摘

月夜

当时连降大雨，一路河水暴涨，满眼民不聊生。道路泥泞不堪，又需昼夜赶路，小女儿又饿又累，直咬杜甫。他担心哭声引来虎狼，只能用手捂住孩子嘴巴。就这样，到了一个叫同家洼的地方，朋友孙宰住在那里，他连夜敲开孙宰家大门，受到了热情招待。孙宰端来吃的，又烧热水给他泡脚。孩子们沉沉睡去，孙宰怕他们饿坏，将其叫起来吃饭。

杜甫望着油灯，心中充满感激。史书对皇帝的逃亡往往记载详细，对普通人的悲欢却不落字。大唐的诗人们，也极少提及这番细节，似乎这些不配入诗。就像王维自始至终，只留一首“万户伤心生野烟”。唯有杜甫一支笔，画出一幅流民图。

休息了几天，杜甫又携家经华原、三川，到达鄜州（今陕西富县），在羌村安顿下来。

但杜甫毕竟为朝廷命官，心里是有朝廷的。听闻李亨在灵

武即位，改元至德后，他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计划北出芦子关，向西北直奔灵武。这一路行程千里，近大漠边塞，人烟稀少，徒步而行，难度可想而知，但他还是上了路。此时，叛军势力已至鄂州以北，杜甫走出不远，便被俘获，押至早已沦陷的长安。

这一次，杜甫沾了官卑名微的光。加上他白发苍苍、形容枯槁，根本入不了叛军的眼。所以，被押回长安后，杜仍有行动自由。

转眼，中秋节到了。杜甫望着一轮明月，想着妻子拖儿带女，在鄜州无依无靠，眼泪簌簌落下。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杜甫《月夜》

他心中思念妻子，却写妻子思念自己，勾画出一幅月下美人图，将慈母形象立了起来。这



年，杨氏夫人三十三岁，她本为大家闺秀，如今却遍尝悲辛，还遭遇幼子饿死之痛。相比于杜甫，她对盛世的感慨或许更深。

就“给妻子写诗”这件事来说，李白最为热衷，他说不尽甜言蜜语，也懂得花式哄人。杜甫木讷了些，但情义似乎更真。

摘自《大唐诗人行》

薛易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